

我活在
人間

陈漱渝的八十年

陈漱渝 著

他活在风波浩荡的
人間
留下了呕心沥血的文字

北方文艺出版社

我活在
人間

陈漱渝的八十年

陈漱渝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活在人间：陈漱渝的八十年 / 陈漱渝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9
ISBN 978-7-5317-4547-1

I. ①我… II. ①陈… III. ①陈漱渝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97213 号

我活在人间：陈漱渝的八十年

Wo Huo zai Renjian Chen Shuyu de Bashinian

作者 / 陈漱渝

责任编辑 / 王爽 王丽华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发行电话 / (0451) 85951921 85951915

地址 / 哈尔滨市南岗区林兴街 3 号

印刷 /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字数 / 430 千

版次 /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书号 / ISBN 978-7-5317-4547-1

封面题字 / 鲁迅

封面设计 / 锦色书装

邮编 / 150080

经销 / 新华书店

网址 / www.bfwy.com

开本 /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 31

印次 /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7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941—1945）

- 第一节 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我呱呱坠地 003
- 第二节 钟灵毓秀凤凰城 005
- 第三节 外公王时泽与辛亥革命 010
- 第四节 命途多舛的母亲 018

第二章 求学生涯（1945—1962）

- 第一节 从三一小学到会春一小 031
- 第二节 雅礼中学的“丑小鸭” 035
- 第三节 南开回忆三章 042

第三章 粉笔春秋 14 载（1962—1976）

- 第一节 走出寒夜，当了中学老师 057
- 第二节 王震夫人王季青 062
- 第三节 梦魇般的“文革”岁月 066
- 第四节 《南开大学学报》 072

第四章 吃了 32 年“鲁迅饭”（1976—2008）

- 第一节 我被调到了鲁迅研究室 079
- 第二节 鲁迅研究室老主任李何林 082
- 第三节 鲁迅研究室的顾问们 088
- 第四节 钱谷融先生的真性情 100
- 第五节 犹恋风流纸墨香 110
- 第六节 我所了解的《鲁迅研究资料》 120
- 第七节 我与《鲁迅研究月刊》 123
- 第八节 我的短文上了《新闻联播》 135
- 第九节 我编的书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140
- 第十节 一个艰苦浩大的文化工程 142
- 第十一节 怀胎 30 多年的《鲁迅大辞典》 170
- 第十二节 风波迭起的中国鲁迅研究会 176
- 第十三节 “予岂好辩哉？” 186

第五章 作协花絮

- 第一节 我参加作协的三位介绍人 211
- 第二节 从贝尔格莱德到黑山 219
- 第三节 塞纳河的记忆 226

第六章 走一走、看一看

- 第一节 “寻找面包，得到蛋糕” 235

- 第二节 六赴扶桑结文缘 246
- 第三节 我当了一天“倒爷” 270
- 第四节 一次夭折的国际学术交流 274
- 第五节 美国访学杂记 278
- 第六节 狮城访史探幽 292
- 第七节 他的裸足与大地亲吻 296

第七章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的10年政协生涯

- 第一节 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303
- 第二节 两次人民大会堂发言 311

第八章 我的杂学

- 第一节 皎如白雪的宋庆龄 326
- 第二节 “泥上偶然留指爪” 332
- 第三节 扑火的飞蛾 336
- 第四节 燃烧自己的心，点燃读者的心 343
- 第五节 母爱的博大与脆弱 349
- 第六节 “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 353
- 第七节 帮助鲁迅改变命运的人 359
- 第八节 鲁迅的同行者 365
- 第九节 “怪人”“狂人”“疯子” 373
- 第十节 呼唤温情 382

第十一节 居然跟“性博士”沾上了边 385

第九章 退休，人生掀开新一页

第一节 告别鲁迅博物馆 395

第二节 家，避风的港湾 400

第三节 难离不弃的书房 403

第四节 学术上的新开拓 405

第五节 我的这五年 410

第六节 从丁酉到戊戌 427

初版后记 436

再版后记 439

三版后记 442

陈漱渝学术年谱 447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941—1945）

第一节

在日本飞机的轰炸声中，我呱呱坠地

重庆歌乐山，松柏苍翠，林壑幽美。山中常年多雾，云烟弥漫，有如“半山烟云半山松”的太虚幻境。民国三十年农历闰六月初二，即公元1941年7月25日，我在歌乐山中央产院呱呱坠地。

那是一个“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时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在中华锦绣大地上肆意践踏。重庆作为战时的陪都，虽然豢养了一批发国难财的血吸虫，在这苟安的一隅过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但从全国各地颠沛流离逃难到此的人们，以及当地的普通市民，则过着缺衣少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比吃糙米掺杂粮更为痛苦的是雾季过后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

我出生的那一年，日本侵略者正在实施“102号作战计划”，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查阅当年的报刊，5月2日、3日、9日、10日、16日，6月2日、5日、30日，7月5日、7日、8日、10日、18日、28日、30日，8月9日、10日……都有日本飞机对平民进行狂轰滥炸的历史记录。仅5月3日这一天，日机63架轰炸重庆，投爆炸弹83枚、燃烧弹36枚，毁房屋127栋又296间，造成死伤数十人。最为悲惨的是6月5日发生的较场口隧道惨案。这个隧道只能容纳4300余人，但当天日机连续轰炸5小时，涌进隧道的逃难市民多达6500余人，一时秩序混乱，妇孺啼号，互相践踏，致992人死亡，151人受伤。

我出生前，母亲王希孟挺着大肚子躲进防空洞；我出生后，母亲带着骨瘦如柴的我躲进防空洞。父亲陈维彦当时在四川合川工作，又另有新欢，从来没有出现在母亲身边。孤苦无依的母亲一度带着我寄居在重庆的二伯父陈德斋家。二伯父当时春风得意，但对我们母子却冷若冰霜。他当时有两个儿子，老

大叫陈子万，虽年幼但有同情心，常偷偷拿一点可口的食物给母亲吃。母亲原是大家闺秀，无法忍受这种精神和躯体的双重折磨，只好挤上破旧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投奔在湖南凤凰县避难的外公王时泽。见到外公时，我刚满两个月。直到48年之后，我才在台湾见到那个对我们母子从来没负过任何责任却使我们长期受到牵连的父亲。

外公见到我们母子很是高兴，给我取了一个名字：漱渝。我五行缺水，所以他从水字偏旁的字中选择名字。“渝”是我出生地重庆的简称。“漱”出自曹操的《秋胡行》：“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后来，“枕石漱流”成了形容隐士清高的成语。看来，外公当年是想我在这污浊的尘世多留几分清白。我的外公、祖父的祖籍都是湖南长沙，所以我一直以身为湖南人自豪。

外公给我取的名字虽然高雅，但日后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渝”字经常被人写成“瑜”“漱”字经常被人写成“漱”。“漱”字还有一个异体字“漱”。我成为码字的作家之后，经常收到几十元至几百元的稿费单，名字稍有出入就无法取款，只好退回原地，或托人情走后门疏通，令人烦躁。剧作家田汉的前妻叫易漱瑜，所以有些略知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见到我的名字会说：“我知道，他是田汉的老婆。”让我哭笑不得。

第二节

钟灵毓秀凤凰城

湖南西部边陲，有一片总面积1751平方千米的神秘土地。这里古称“五溪蛮地”，聚居着苗、土家、满、回、侗、壮等12个民族。苗族又分生苗和熟苗。“熟苗”已与汉族打成一片，而“生苗”则跟汉人有着很深的隔膜——主要是历代官府镇压苗民起义所致。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凤凰的旖旎风光已经闻名中外。这里有星罗棋布的洞壑，犬牙交错的溪流，郁郁葱葱的林木，连绵起伏的山峦。凤凰城的民居建筑风格独特——黄泥的墙，乌黑的瓦；特别是江边的吊脚楼，每天晚上都会从这里传出呜咽的笛声和清亮的山歌……由于这里位处云贵高原东侧，武陵山脉尾部，地处偏僻，所以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成了难觅的“世外桃源”。

我们之所以逃难到这里，主要因为凤凰耆宿田星六是我外公的至交，是患难关头可以相助之人。田星六（1874—1958），又名田兴奎，凤凰沱江镇人，光绪十七年（1891）应童试，写有“晚凉卷尽洞庭秋”的佳句，深得学政赏识，故自号“晚秋堂居士”，其诗词集也名为《晚秋堂诗集》《晚秋堂词》。1904年被选送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短期培训。在日本留学期间，外公有一次冒雨出行，途中遇到一位中国青年也顶着瓢泼大雨匆匆赶路，问其故，对方说：“因与朋友有约，不能误时，即使下刀子也要赶到。”外公觉得此人诚信仗义，又是同乡，便结拜为兄弟。此人便是田星六。田星六长我外公11岁，是大哥，此后在生活中对外公亲切关怀，严加管束。外公也在政治上对田星六施加影响，介绍他加入同盟会，成为该革命团体的早期会员，决心“忧深厝火积薪前，拊枕闻鸡起着鞭”。同一时期，田星六结交的辛亥革命前驱还有黄兴、秋

瑾、程潜等。田星六属土家族，少年时期即“嗜为韵语”，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意识，因而成为近现代著名的文化社团——南社的著名诗人。南社创始人柳亚子认为他的诗作有奇气，“纵横恣宕不主故常”，风格与鲍照、谢灵运相近。建国后，田星六被聘为凤凰县人民政府委员、湖南文史馆馆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田星六的诗词集中关于我外公的作品有多首，敬录其中一首七绝《秋瑾墓》并注，从中可反映他跟我外公的革命经历和深情厚谊：

鹃红血影吊荒碑，一语酸心告且知。

泉下若逢诸侠少，莫谈前事但谈诗。

自注：秋瑾在日本时，曾与刘道一、王时泽等同组十人会，反抗清廷。秋并拜认王母为干妈。星六留学日本，与王为换帖好友，亦常与秋聚晤，与王同以秋姊呼之。此诗作于军阀纷起之时，故国江山，尽入残照，故结语意近消极，实益沉痛。后王编印秋之诗集，赠请星六为之点定。

留在我记忆中的凤凰城，民风淳朴，景色清幽。无论遇到红白喜事，主人都会雇佣一些“哭婆”，在用竹席隔开的小间里号啕。邻居亲友贺喜或致哀时，主人家用大锅的江米酒和用糯米舂成的糍粑款待。晴日外出嬉戏，溪水清澈见底，空气中弥漫着毛竹和山花的香味，林中传来野莺、画眉和红头白翅鸟的婉转啼鸣……

凤凰城有多种戏剧：傩堂戏、阳戏、茶灯戏……有一晚，外祖母带我到庙里看戏，戏台上出现了一群大花脸，把我吓惊了魂，高烧不退。外祖母因我患病慌了神，沿途给我喊魂，呼唤我的魂魄归来。

我在凤凰城接受了最早的启蒙教育。1945年初，我刚刚4岁，进入了凤凰沱江镇中心小学。沱江镇因沱江流经此地而得名，是作家沈从文、画家黄永玉和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的故乡。我4岁入学绝非聪明早慧，而仅仅是因为母亲和姨妈王楚琴当时都在这所小学任教，让我入学，兼具读书和托儿的双重性质。我不记得在这所小学学过什么知识，只记得有一次上课时尿了裤子，还有一次棉衣上招了虱子。这两次都遭到母亲的体罚，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了《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凤凰的居民是从收音机中听到这一消息的。因为当地的土著居民从未见过日本兵，所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表现得相对平静，远不如南京、重庆、长沙的市民那样欢呼雀跃，喜极而泣。但避难到湘西的外地人反应却相当强烈，他们忙忙碌碌奔走相告，反复传递着这一喜讯，甚至百听不厌。他们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结伴还乡，重整家园。

回忆抗战期间的经历，还不能不提及一件我死里逃生的往事。那是在1943年6月18日长沙失守之前，因为湖南局势一度平静，外祖母王蔼慈曾带我回长沙一趟。这位外祖母幼时老家遭受水灾，被人贩子卖给人家当丫头。她不知道父母姓甚名谁，也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出生年月，只因个子矮，被戏称为“矮子”，出嫁后登记户口，才取“矮子”的谐音，叫作蔼慈，以示庄重。长沙城沦陷，她带我逃到长沙城东乡，途中碰到日本兵清乡。她急中生智，抱着我躲到一处桥墩下。当时我只有2岁，应该没有记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至今似乎还能听到日军铁蹄从桥上走过发出的“咔咔”声，还有日军过桥头后架起机枪向逃难民众扫射的“嗒嗒”声。这究竟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还是回忆和想象的重叠和混合，我也说不大清楚。姨妈说，事后外祖母拼命夸我懂事，因为我当时只要啼哭一声，或有其他任何动静，那就会暴露，祖孙都会成为日本兵枪下的冤魂。

1946年初，外公一家迁回长沙。我也随之离开沱江镇中心小学，转入长沙北区北正街的三一小学。1994年5月，我到湖南吉首大学讲学，利用这一宝贵机会重返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凤凰，写下了一篇《湘行纪实——凤凰展翅》。

涧草，细花，山泉，岩竹。

石板路，吊脚楼，城隍庙，文昌阁。

“南华叠翠”“东岭迎晖”“山寺晨钟”“溪桥夜月”“龙潭渔火”“梵阁回涛”“奇峰挺秀”“南径樵歌”。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凤凰——我的第二故乡。

凤凰有美的山，美的水，更有美的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全家九口风尘仆仆逃难到湘西，收留我们一家的就是凤凰的父老乡亲。经田星六先生介绍，我们寄居在位于登

瀛街 13 号的马家，一住就是七八年。房东不仅未收分文房租，而且还百般关照。电影《边城》中翠翠的爷爷拒收坐摆渡船的人的船费，被商品大潮冲击下的观众视为神话。但这类事在民风淳朴的凤凰，却是屡见不鲜。

“梦里寻常见，睽离五十春。”我朝思暮想的凤凰——我的第二故乡。

今年 5 月，利用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我终于乘汽车从吉首回到了凤凰。一入县境，展现在眼前的是葱茏的林木，交错的溪河，特别壮美的是层层梯田：黄的是早稻，绿的是杂粮；水田闪着银光，菜花吐着芬芳，真是如锦如画！汽车驶进县城，只见高楼林立，似乎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原来这是凤凰的新城区，而以前的旧城区基本上保持了原貌。

到沱江镇洞井坎去探访田星六先生的故居，是我此行的首务。通往洞井坎的那条山路已经铭刻在我童年的心版上。外公无数次牵着我的手在这条路上攀登。路旁溪水潺潺，野花丛丛。推开“新绿山庄”的门扉，是一个花岗石铺的天井。3 间正房的左侧，是田星六先生的书房。他一生留下 20 余种著述，度藏古籍也极为丰富。特别是每年冬日，“新绿山庄”梅花一树雪边开，更使人联想起诗人刚直不阿的个性。诗人在《雪日斋中》写道：“一醉谢时客，闭门得清坐。意间检书读，矮炉发红火……热酌温冷句，周旋我与我。庭梅相对笑，故红花数朵。”我此次夏日来访，无法欣赏蜡梅怒放的胜景，而“庭梅相对笑”的主人也已入仙境，不禁顿感惆怅。更令我痛心的是，经过“文革”浩劫，田星六先生的藏书已荡然无存，遗稿也失毁甚多。聊可慰藉的是，我此次得见田星六先生的嫡孙田景濂先生。他鬓发全白，已从剧团退休。共忆近半个世纪前的情景，真是恍如隔世！

在凤凰县县委有关同志和田景濂先生儿媳、女作家丘陵的陪同下，我还利用半天时间找到了我逃难时寄寓的马家，找到了 4 岁时考入的沱江镇中心小学，还参观了有着 1300 多年历史并保存完好的黄丝桥古城。县委负责同志告诉我，由于丛山阻隔，交通不便，凤凰经济相对落后。这个古代的“五溪蛮地”，10 余年前还是湖南省有名的贫困县。但近些

年来，全县财政收入增长近 50 倍，连续 4 年突破亿元大关。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今后，只要系统开发烟草、畜牧、油料、柑橘、药材 5 大系列，并且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凤凰的面貌还会有更大的改变。

凤凰——我的第二故乡，你风光旖旎，人杰地灵。我衷心祝愿你神州大地上展翅腾飞，扶摇万里，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谱写新的篇章。

第三节

外公王时泽与辛亥革命

外公对我恩重如山！我从小被父亲遗弃，出生之后一直在外公家长大。1957年，我考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外公兴奋极了。他不顾71岁高龄，亲自送我远行——坐火车从长沙到天津，一直坐着硬座；由于那时武汉长江大桥还没建成，到汉口之后还改乘轮渡过江，转了一次车。1962年夏天我将从大学毕业，外公盼我回乡探亲。为筹措路费，他卖掉了家中唯一值钱的东西——书桌。令我痛心的是，那年正月初八他刚刚参加完湖南省省长程潜举行的一次春节宴会，初九早晨就无疾而终，享年76岁。

外公喜爱说话。但在家里，他的话却很少有人聆听，原因之一是我辈后人大多年幼无知，他讲的那些事情根本就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二是因为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讲的不少事情都犯忌，搞不好随时都会惹上麻烦。直到60年代初，湖南省文史馆广泛征集文史资料，派了一位叫毛居青的工作人员找他聊天。外公一开口，毛居青就连说：“有史料价值，有史料价值！”劝他马上动笔写下来。毛居青走后，外公得意而幽默地说：“原来我一肚子都是史（屎）呀！”打倒“四人帮”之后我才知道，毛居青之所以能成为我外公的“伯乐”，是因为他本人是一位饱学之士。他撰写的《黄兴年谱》就是一部力作，曾受到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好评。

外公的一生就是一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史。在亲朋好友中，他最引以为荣的是跟秋瑾缔结了姐弟缘。

那是在1904年。这年年初，外公随湖南第二批官费留学生由长沙经上海赴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班，开始是自费生，靠刻蜡版谋生，后来才补上